

象山全集

卷二

卷之三

山
水

詩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王謙仲

諱闡時爲江西帥

某遠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
慰浣江鄉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舛矣明天子注
倚豈其或疾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殆無足怪獨陰氛重
重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能不爲大明惜之然去冬不願著足鬧籃只欲休去
歇去之語尤非所望竊料執事此蔽未能遽解則此行殆爲私便某占籍江西
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開府用何日傳聞下車十連胥慶此
非尺牘虛辭也元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
旬日卽有仲兄子儀之喪秋初又哭一殤子乃將爲先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

佽比也

如此舊有拙疾哀苦中大作幾至於斃臘月頓愈今頑健復如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爲馬祖者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爲寺其陽名曰應天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荆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葦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堂于其東山間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後攜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茲山之祕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爲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爲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實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佽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爲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爲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

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沿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繙經石可憩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澄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澄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樺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峯凡此皆舊名嘉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塢之西最高九峯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縹渺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也下見龜峯昂首躬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藐姑石琵琶諸峯嶒崕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

壠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嘗沒於蒼茫煙靄中矣彭世昌去冬亦嘗至無爲求見挾梭山之書聞治行之忙不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於此矣此公志向不肯碌碌人皆謂之狂生然其平生所爲甚異流俗爲私者嘗少而爲義者嘗多惜其前日不甚得從師友擇之未精耳自此當有可望

二

彭世昌歸適領教翰專人荐至連奉好音慰浣何可言喻時事一新陰氛頓釋良心之所共快繼是而無以新之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如來教前月之雨霧霪連日山溪暴漲平野渺如湖海積年所無幸不甚爲害水落之後禾黍暢茂倍於常歲旬日更得一雨早田十分成熟矣陂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旱晚稻亦有可救不至如去年也江西之民當藉大府之德而望一稔矣近聞饒之浮梁負郭一寺中井泉湧溢而地陷漂廬浮尸不可勝數水後舟行者見沿流居民收積漂材往往如堵所敗傷不少矣如聞臨江筠袁亦有水患大府當知

其詳今風俗積壞人材積衰郡縣積弊事力積耗民心積搖和氣積傷上虛下竭雖得一稔未敢多慶如人形貌未改而臟氣積傷此和扁之所憂也比日所去之蠹可謂大矣變調康濟政爾惟難非君臣同德洞見本末豈易言此海內之責當有在矣願得從容以究此意不啻飢渴秋深佳天氣當求一扣函丈第恐前此促召亦賴遣介相聞告以起行之日水陸所由定當前途求一見耳善政已有所聞聞夏稅甚便於民恨未知其詳秋苗利病想已討論甚悉爲郡者只能於此二節去其害而致其利則及物已廣矣某去歲有與宋漕劄子言金谿月椿惜其不及施行漫錄呈倘有餘力及之幸甚

與錢伯同時爲撫州守

不訊記曹又復逾時然早作晚寢渴飲饑食皆涵泳邦君之澤尺牘疏數尚奚足言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爲標的及遭逢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爲流俗於是排者

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隳敗爲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而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委不覺喜溢支體蓋茲事湮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卽奉答姑以此謝緩報之罪記文尙遲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求教

二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之厄藉庇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磔潭西有半山磔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臥龍精舍之前兩山迴合又自爲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翻濤四曰疎珠五曰冰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爲階梯可沿以觀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爲執事道之王弱翁方酣於綠尊紅妓

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某當併書之遲旬日納去

與楊守

鄉邦凋弊方深游釜之憂遽得賢師帥振起而撫摩之欣幸之私不在田夫野老之後矣屬者修敬數獲款晤深慰積年傾渴之懷至蒙禮遇之寵每踰涯分尤深感怍抵家欲具謝尺紙以不敏因循迨今然文華日勝情實日薄此後世公患吾人相與以信義苛文非所計故不敢深以自訟諒爲高明必不以是督過之某此月七日始得來書登山九日始遂達山房金谿與饒之安仁信之貴溪爲鄰二境皆有盜賊之患金谿獨不然相去跬步之間事體便相遼絕晉國之盜逃奔至秦乃今見之賢使君之效乃如此是事乃得之親見非傳聞也金谿今歲旱處亦多通縣計之可作六分熟敝居左右獨多得雨頗有粒米狼戾之興但前數日南風亦頗傷稻目今雨意甚濃此去却要速晴以便收穫萬一成積雨則又有可憂者切窺賢者用心未嘗不在於民不敢不告近日頗從倉臺需糴本爲平糴一倉以輔向來趙丈所建社倉其詳教授知之得就渠索某

劄子一觀幸甚

二

教之緒餘不勝降嘆從容平易惟理是求稽諸前古千載一轍周道之衰民尙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將以沽名名亦終滅將以徼利益亦終盡然則君子終古不磨不見知於庸人而見知於識者不見容於羣小而無愧於古人俯仰浩然進退有裕在己之貴潤身之富輝光日新有無窮之聞其視懷璧負乘之人何啻蚊蚋蟻蟲哉三復來貺益厲此心敢悉布之永以爲好惟執事終惠顧之

三

遠違色笑倏爾經時洽聞謳謠益用鄉德某自省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爲表裏根盤節錯爲民蠭賊質之淳黠勢之強害可畏若

按滑蠹爲害可畏若

此居官者
讀此與與
徐子宜書
諸篇參看
則不爲所
欺矣

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閑劇勞逸嘗
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憶爲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
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
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僞事工爲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
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
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厚柔弱類不能自明白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
不爲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尙或能爲之牽制以格吾之施
行吾斷之速則文疎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而適以生其
奸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
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
陽之相爲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賢人反是則爲
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治國反是則爲亂時之所以爲否泰者亦
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

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荑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爲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瀆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輒效區區以裨萬一

與黃監

某切見鄉來趙文舉行社倉敝里亦立一倉委棟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
安者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爲莫若爲平糴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糴則可獨
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
於賑卹平糴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催富民閉
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爲長利今以輔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
善矣其詳已嘗託陳教授布稟

與林叔虎

臨川人諱夢英一字子應師事文安公登淳熙二年進士

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真游刃有餘地矣顧其志義文采鬱未盡施行且觀騰驤
耳學宮之壯恨不得卽一拭目記文見委義當効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
爲陳貴溪作重修學記漫往其刻一觀向爲仲權作宜章學記莫曾見否今竟
未刻豈其有不當仲權之意者耶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
粗辦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己爲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
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爲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

陳貴溪名
公顯仲權
姓吳名鑑

于之剖心顏冉之天疾孔孟之危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
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訃以歸親舊家庭撫棺視窓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
婦之喪未葬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年間書問文記頗多不能
盡錄令小兒錄經德堂記往此文頗有補於吾道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
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內義當與之戮力
字下脫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羨人一字若令人寫出增損
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弱翁書弱翁臂痛不能書伯同逼替復送來
某自書恃有前本碎紙寫去偶有此脫羨伯同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
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敘此曲直跋其後置諸壁間也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
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爲後世之益若夫志
卑識闇居斯世爲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峯之幼子師事
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沒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
甚謹慤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今錄所

答渠書併所復陳漕君舉書往世固有甘心爲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不肯爲小人而甘心爲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爲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力不能自拔其所爲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臾閒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汙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流痾纏綿有甚於甘心爲小人甘心爲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絕道喪邪說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其人憑私臆決大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爲辯無極之說而已可更熟復之

與陳君舉

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闊絕徒積傾馳遣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浣何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用降嘆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錮於私見蔽於私見却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剗形似

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畀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驚蹇以自效竭此某所不敢不勉著大公以滅私昭至信以熄僞非尊兄尙望誰老矣之論未敢聞也傳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劉淳叟前月初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郎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困折某近抵城闈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己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塗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己慕用才術所託雖殊其趣則一此其爲蔽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侔矣正己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游觀其文辭驗之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楚波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與李成之諱性傳舜臣之子嘉定四年進士文安公弟子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爲首相爪牙者故皇懼爲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閒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旣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旣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二